

※ 考生請注意：本試題不可使用計算機。請於答案卷(卡)作答，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
一、請分析以下呂赫若小說〈冬夜〉開篇的寫作技巧與主題意識。(25%)



冬夜

呂赫若

淡水河邊的階燈，在這冷落的冬夜裏，似乎更加明亮。星光四射，使得這些沒有窗簾的貧民窟的那幾間房裏，透點光亮。而且寒冷的夜風，由破舊的窗口悠然直入，敲著房裏的補了又補的蚊帳，顯得更加冷落的樣子。但這時候，差不多已十二時左右，楊家的父子三個人都圍著破舊的燈，好像正在沉沉入睡，張了口打了大哈欠，連微動也不動地賴著。他們剛才裏香燭燭來，因為明天清早就又要賣油去，所以不願東西地馬上就睡覺了。除了淡水河上的風聲和由遠方傳來的茶館的熱鬧聲響以外，一點聲響也沒有，一切都靜靜的，像管風夜風吹著。

忽然門扉輕輕地響起來了；接著飄然而開，楊家的長女彩鳳由酒館回來了。

似乎已經使盡了最後的一分力，彩鳳拖著沉重的步子，扶著父親小弟弟在睡的大床，便走到自己和母親的房間，將小提皮包放在一個方桌上，伸腰鬆了一口氣，而後拿起一把茶壺呷了一口，就悄然坐在牀沿。這時候在酒館裏喝的酒醉大概都醒了。她拿開蚊帳一看，看見母親還沒有回來，她便擰了眉頭，嘆了一口氣。她的母親平素好賭，時常賭得深夜時分才回來，她說是賭錢並不是白白輸的，而要賺了點錢來扶助生活的。彩鳳向來對母親的這毛病是反對的，但是現在生活提高，一斤米超過二十圓，自己在酒館裏賺的錢來維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是不夠的，父親和弟弟買了零零碎碎的東西而剩的錢也當不了什麼用，那麼只好不是就讓母親做賭去麼？沒有法子。不過這今晚的少，大概都是白白拿錢去輸光了，然而越輸就越想守著萬一的榮耀，結果連彩鳳從酒館裏賺的錢，尙未買米以前就白白

送到賭場去。彩鳳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，似乎要逃脫了七八上落一些雜亂的念頭，可是一點寂寞的感，倒使她全身發一點動兒。她忽然想起了什麼，連忙從小提皮包裏拿出一張報紙，就走近燈邊。

外面是淡水河的堤坊，旁邊一枝路燈照著皎皎的電燈，燈光孤寂地在上面流動。彩鳳打開窗，拿起報紙照著燈光讀下去。從外面射進來的清冷的燈光，滾滾地照在她的臉上，而夜風把她的鬢髮的邊吹得微微飄舞。這時候，她的並不美麗的圓臉顯得十分明亮了。二十二歲的一個柔白的臉，一看使別人不相信她是二十二歲的，因受盡了生活煎煎而顯得憔悴的樣子。不過經過了二回的結婚生活和流浪在男性間的緣故，她的並不大的身材是十分豐滿而柔軟的，在燈光下她的胸脯是那豐滿，而凸起處隱隱可以看出兩點的圓暈。

這報紙是今晚來酒館的很熟識的一位顧客拿給她的。

「來來，彩鳳。我給你一個頂好的消息吧！」

這位顧客看了彩鳳一眼，便笑嘻嘻地這樣說着，一方面就從衣袋裏拿出一張報紙來。

因為這位客人，在彩鳳從前剛開來酒館的時候都認識的，而且關於她的第二回結婚的事情，他也是知道的一個，所以她禁不住地心頭跳躍起來，便走進他的旁邊將報紙接過來。

「難道有了什麼我的好消息嗎？」

「對了，對了。你願得很清楚，不過請你不可看了一眼就大哭一場。一個那個記事原來是個結婚啟事，就是郭敬明的結婚啟事。」

二、請分析比較以下兩首詩作：紀弦〈火災的城〉，商禽〈滅火機〉。(25%)

<p>自淚純來憤 己，粹；怒 。他的對昇 沒告我上 有白說來 告；：的日 訴我「午 我，不，我 ，禁哪！我 ，在我；你 那；眼就 些我；睛視 淚看；裏着 珠見有兩上 的鑑有兩具滅 照個滅火機 中，在機 ，有他。一 多的一個小 少眼為孩 個中了走 他流道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 font-size: 2em; font-weight: bold;">滅火機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 font-size: 1.5em; font-weight: bold;">火災的城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 從你的靈魂的窗子望進去， 在那最深邃最黑暗的地方， 我看見了無消防隊的火災的城 和赤裸着的墳人們的潮。 我聽見了從那無限的澎湃震響徹着的 我的名字，愛者的名字，仇敵們的名字， 和無數生者與死者的名字。 而當我輕輕地應答着 說「唉，我在此」時， 我也成爲一個可怕的火災的城了。 </p>
--	---

三、下面這個段落，是放在機場捷運台北車站裡頭的裝置藝術所取用的文字，請問它是誰的作品？並試著分析它的時間意識與空間構圖。(25%)

每當火車來而復去，鐵軌兩旁的矮屋就顯得更其矮小，蒼鬱的綠野舒展成爲全部的天地。遠去的笛聲揭開了天空的奧秘。只有這時，你心甘情願做成了小孩。長腳鷺不是被驚動，而是為了迎合急駛的火車，紛紛從田裡飛起，在空中吐露了生命的寒弱。這時，即使太陽還在頭頂，只要仔細望去，雙連附近總有一團露靄在移動。凝聚了又擴散，擴散了又凝聚，從你的面前一直流蕩到圓山鐵橋。

四、底下三段皆是描述阿里山的文字，請試著說明它們再現「自然」之方法與思想的差異性。(25%)

(一)

在山裡，人和自然不再是對立的個體——濃密的樹蔭，喜歡把它重重疊疊的青翠，印上我們的白

衫；偶爾出沒的松鼠，也喜歡以它閃閃躲躲的身影，在枝間葉隙，淘氣地和人捉迷藏。雖然，你不一定是瀟灑的山中客，但是空氣鮮潔，仄徑幽深，大蓬大蓬的羊齒植物，自在地開向山谷，千年的群樹，蒼然無言，到處都有悠閒和靜穆的召喚吸引，吸引你向白雲盡頭，大地深處走去。你竟然有回家的感覺。

而阿里山中，無人的安寧，是一面透明無形的巨網，懸垂在天地之間，濾除了人間所有言語，只留下三兩點鳥啼，四五聲蟲鳴，和此起彼落的足音。無邊潛靜，把耳際聽覺的世界，拓展成一片遼闊無垠的曠野，乾淨而清空。

這時，連你的心也乾淨清空起來。在四圍山色之間，自然不再遙遠，天地不再狹隘，時間的流淌不再那麼急促。在不知不覺之間，你彷彿就已漸漸走成巖際一片雲、站成溪邊一株樹、坐成松下一塊石，變得安靜了、簡單了、可愛了，再也不復記憶山下的鉤心鬥角，人間的爭名逐利。

這時，你很容易想起：「一片自然風景，是一個心靈境界。」這樣的話，你不知道，人在山中，究竟是活潑潑的天機，又重新塑造、生了一個新我？還是灰濛濛的一顆心，已被拂拭得明潔如鏡，從其中，你又照見、找回失落已久的故我？

(二)

森林的劊子手啊，鐵杉與紅檜都受害於你們的狼牙。堂上陳列著阿里山五木的平削標本，從淺黃到深灰，色澤不一，依次是鐵杉、巒大杉、臺灣杉、紅柱、扁柏。露天走廊通向陳列室。阿里山上的飛禽走獸，從雲豹、麂、山貓、野山羊、黃鼠狼到白頭鼯鼠，從綠鳩、蛇鷹到黃魚(號鳥)，莫不展現它們生命的姿態。一個玻璃瓶裡，浮著一具小小的桃花鹿胚胎，白色的胎衣裡，鹿嬰的眼睛還沒有睜開。令他低回的，不是這些，是沿著走廊出來，堂上龐然供立，比一面巨鼓還要碩大的，一截紅檜木的橫剖面。直徑寬於一隻大鷹的翼展，堂堂的木面豎在那裡，比人還高。樹中高貴的族長，它生於宋神宗熙寧十年，也就是西元 1077 年。中華民國元年，也就是明治 45 年，日本人採伐它，千里迢迢，運去東京修造神社。想行刑的那一天，須髯臨風，傾天柱，倒地根，這長老長嘯僕地的時候，已經有 835 歲的高齡了。一個生命，從北宋延續到清末，成為中國歷史的證人。

他伸出手去，撫摸那偉大的橫斷面。他的指尖溯帝王的朝代而入，止於八百多個同心圓的中心。多麼神秘的一點，一個崇高的生命便從此開始。那時蘇軾正是壯年，宋朝的文化正盛開，像牡丹盛開在汴梁，歐陽修墓上猶新，黃庭堅周邦彥的靈感猶暢。他的手指按在一個古老的春天上。美麗的年輪輪回著太陽的光圈，一圈一圈向外推開，推向元，推向明，推向清。太美了。太奇妙了。這些黃褐色的曲線，不是年輪，是中國臉上的皺紋。推出去，推向這海島的歷史。喏，也許是這一圈來了葡萄牙人的三桅戰船。這一年春天，紅毛鬼闖進了海峽。這一年，國姓爺的樓船渡海東來。大概是這一圈殺害了吳鳳。有一年龍旗降下降起太陽旗。有一年他自己的海輪來泊在基……不對不對，那是最外的一圈之外了，喏，大約在這裡。他從古代的夢中醒來，用手指劃著虛空。

(三)

超過百萬年以前的地質年代，台灣檜木的遠祖藉由冰河時期台灣海峽水枯成陸，全球氣溫劇降，生物全面南遷的行列中，自東喜馬拉雅山系引渡來台，展開天悠地久的適應與演化，終於演

變出全球獨產於台灣的特產，形成中海拔潮溼霧林帶擎天的巨木群，捍衛台灣土地，籌組舉世無匹的冰河孑遺生命群的南島桃花源，保存台灣島生命血緣的活化石、真見證。

三千多年前，阿里山神木夥同繁多兄弟姐妹萌芽初生，經歷無數環境壓力淬鍊，緩緩茁壯成長，且經天擇逐次淘汰大多數同期萌發的幼苗、稚樹、壯木，一步一艱難的完成台灣文明史前阿里山黑森林的傳聞與神話。1896 年 11 月 13 日，竹山撫墾署長齊藤音作與林學博士本多靜六組探險隊，一行二十七人由東埔取道八通關，搶攻台灣最高峰，其中僅齊藤氏一人登頂，不料卻誤登玉山東峰，同行的本多氏採集到台灣紅檜的第一份標本，隨後，船運日本東京大，由松村任三教授，以「福爾摩莎」拉丁語化，於 1901 年正式命名為台灣紅檜（*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*），確立永世的學名。而台灣扁柏則遲至 1908 年才命名。